

自行車

南方壺

近來流行騎腳踏車，高雄捷運通車後，有人更以腳踏車搭配捷運的方式上下班。這學期開學後，學校一些同事便相約買腳踏車。目前我以走路上下班，其實沒什麼騎腳踏車的機會。不過我常認為搖颺葳蕤，與時推移也不錯。有時就不妨順從別人，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會去做的事，以有些不同的體驗。尤其若別人已下過功夫研究，我只需跟著做，其實省事不少。於是 2 月 25 日，我與幾位同事去店裡看他們挑好要買的那款折疊式腳踏車。

說是看腳踏車，其實並沒得看，因供不應求，店裡並無展示，只能先付款訂購。有夠神奇吧！這麼熱門？看來不見得都是百業蕭條。

在台北長大，馬路如虎口，當學生時，家母總覺得危險，不讓我騎腳踏車。所以一直以來，我並未有太多騎腳踏車的經驗。有陣子我還很嚮往可以騎腳踏車上下學。說起腳踏車，大學時代曾看過“第三集中營”(The Great Escape，這可是 1963 年的電影)，至今印象深刻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在德國納粹的一個集中營裡，關著一群來自各國的戰俘。聚集各路英雄好漢，怎會寂寞？他們精心設計了一場逃獄計畫。只是好不容易逃出集中營後，大部分被槍殺，一部分則被抓回來，包括搶得一部機車逃亡的史提夫麥昆(Steve

心在南方

McQueen)。只有 3 人成功，其中一位便是騎腳踏車（不知是不是查理士布朗遜 (Charles Bronson) 所飾演)。幾個月前還看了一部德國片“帝國毀滅”(Downfall，被提名 2004 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)，描寫希特勒最後 10 天的故事。希特勒是由布魯諾甘茲 (Bruno Ganz) 所主演，也就是那部瑞士電影，想飛的鋼琴少年 (Vitus) 中的那位爺爺。當盟軍攻進來後，由阿歷珊翠瑪莉亞羅娜 (Alexandra Maria Lara) 所飾演的希特勒那位年輕秘書，也是靠著所撿到的一輛腳踏車，安全地逃離。她還在片尾現身說法（當然已是垂垂老矣），說“年輕時認為自己當時不懂，現在知道，不能以年輕當藉口。”她是希特勒極貼身的人，包括希特勒的遺囑都是她打字的。早期她覺得自己不過是個秘書，執行希特勒要她做的事，根本不明白希特勒在做什麼，她是無辜的。若干年後，卻承認她當年便應清楚了解希特勒所做的一切之對錯。

不要小看腳踏車，由於它的不起眼，且能騎在任何巷道、或崎嶇的路上，再加上不需燃料，所以在戰亂時，是一不錯的逃生工具。靠著自己雙腿讓它行進，它又被稱為自行車是有道理的。

等了 1 個多月，終於可領車了。4 月 2 日傍晚，一位同事好心地替我將腳踏車載至學校給我。將那輛小巧的車放在研究室後，我想什麼時候才能開張大吉呢？

在中山大學任教的內人，最近有兩位德國訪客。經由雙邊科技合作計畫，一位教授帶著他的博士生來台灣訪問兩週。二月中內人也曾帶她兩位博士生去德國訪問。4 月 4 日

清明節，他們臨回德國前夕，請我們及內人的幾位學生，在市區一家著名的日本料理店吃飯。喝酒不開車，如果我開車去，要如何將車子開回？突然浮現一個念頭，可以騎腳踏車去。這車有多段變速，還不知如何用。而且我連安全帽也沒有。管它的，到這個年紀，想做的事就去做。

沿著我去年1月6日走去中山的路線前行。騎腳踏車比走路危險多了，經常要挨在機車或汽車邊，還要小心避開行人。而且走路還能回頭看後方來車，腳踏車又沒後視鏡，我只要一回頭或抓個癢，車身就不太穩，技術太差。褲管不時還會勾到車子。那麼小的座墊，坐起來也很不舒服。行路難！行路難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長風破浪會有時，直挂雲帆濟滄海。想起李白的“行路難”。終於抵達中山大學隧道口。高大理學院到這裡有15.8公里。平常開車約35分鐘，上回走路來花了160分鐘，這次則騎了70分鐘。

打電話給內人，她問我在那？我回答後，她嚇一跳。再跟她說我是如何來的，她又嚇一跳。我跟她說腳踏車要放在她車後箱，再搭她的車去餐廳。隧道口有家全家便利商店(Family Mart)，我進去買瓶金門高粱酒，晚上吃飯用的。我的腳踏車尚無鎖，在全家我還要不時看著門外的車子。將酒放進背包，喔，背包都溼了。沿著海邊騎進中山，海風習習，少有腳踏車者背包裡有瓶酒的，不禁愉快起來。

騎到中山大學行政大樓前廣場，內人已等在那兒。差不多是6點，這是我預計到達的時間，估計還蠻準的。先將車交給內人，我往洗手間的方向走。遇到內人的兩位學生，她

心在南方

們也要一同去吃飯。她們問我怎麼來的？騎腳踏車，我輕快地說，她們一定沒預期是這個答案。

洗手間出來，那兩位德國師生也在廣場那兒，對我的腳踏車很好奇。我們照相留念後，他們幫笨手笨腳的我，將腳踏車折疊。我們常說歐洲人慣以腳踏車為代步工具。這兩位德國朋友，你們也見識到了，在台灣我們也可以。(97.04.05)